

戴高乐主义与大資本

亨利·克劳德著

(內部讀物)

512

9

世界知識出版社

戴高乐主义与大資本

亨利·克劳德著

李元明 林 立譯

(內 部 讀 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Henri Claude
GAULLISME ET GRAND CAPITAL
É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60
根据巴黎社会出版社1960年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戴高乐主义与大资本

〔法〕亨利·克劳德著
李元明 林 立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65元

1963年6月第一版 1963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 $5\frac{3}{8}$ · 字数 120 000

统一书号 4003·112

目 錄

序言.....	1
---------	---

第一部分 政治設施

第一章 个人专权制度.....	3
第二章 大銀行的政府.....	12
家族关系	13
顧問	16
政府	20
委员会	26
其他机构	29
第三章 戴高乐宪法和垄断資本.....	33
戴高乐宪法是資产階級統治集团思想和願望的忠实反映	33
戴高乐宪法的客观因素是法国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和国家壟断 資本主义的发展	40

第二部分 政 策

第四章 先驅者.....	50
第五章 戴高乐政府上台以后.....	72
为金融資本的欧非共同体政策服务的戴高乐主义.....	72
法国資本主义与德国資本主义的新“合作”：巴黎一波恩軸心	85
戴高乐政权和非洲人民.....	99
黑非洲和共同体	101
阿尔及利亞問題	105

同苏联的关系和国际局势的緩和·····	113
法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法帝国主义追随美帝国主义 的政策·····	116
經濟政策·····	124
总的結論和对批判的批判·····	154

序 言

1958年的五月事件、第四共和国的終結以及現行政治制度的出現，向所有的法國人提出了許多問題。他們很想知道戴高樂主義的前景如何，他們國家的前途如何。

第一類問題是新制度的政治和社會內容以及戴高樂將軍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當前的共和國總統是像他自己所宣稱的那樣是一個各階級之間的仲裁者呢？還是一個階級的工具呢？戴高樂政權的階級內容和意義是什麼？目前這個制度僅僅是個簡單的历史偶然事件呢？還是有着更深邃的原因並且是現代資本主義總趨勢的產物呢？

第二類問題是產生新制度的历史原因和它的前景：第四共和國為什麼會崩潰？戴高樂政權是怎樣建立起來的？這個政權有哪些矛盾？這些矛盾將會把它導致何處？在法國實現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如何？需要些什麼條件？

在本書中，我們僅限於回答一些或者簡單扼要地答复一下有關新制度的階級內容問題。至於第二類問題，我們準備在另一本書里加以闡明。

我們認為先把這一點弄清楚是很有必要的，因為人們在理解戴高樂主義時可能犯兩種相互對立的錯誤。由於戴高樂主義只是在1958年阿爾及爾發生了五月事件以後才上台的，有些人就可能把戴高樂主義簡單地看作是這個事件的產物，因而給它歸結成一種偶然的和意外的性質，從而認為戴高樂主義的消失必然會像它產生時一樣容易。另一個錯誤則相反地認為，戴高

乐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认为它(或者另一种类似的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从这点出发,就会否认在法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和机会。本书论述的重点在于纠正第一种错误的看法。

第一部分 政治設施

第一章 个人專权制度

1959年7月，法国一家資產階級報紙写道：“無論在作决定的爱丽舍宮那里，在負責行政和管理任务的政府那里以及在行政管理机构那里，还是在幕后策划和蒙蔽輿論的‘小貴族們’^①那里，或者在多数党操纵的国民議會那里，戴高乐主义到处都获得了胜利。”^②

然而，戴高乐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1958年在法国已經建立起来的制度，我們不可能有别的称呼。目前这个制度的支持者所慣用的第五共和国这个概念，絲毫也不能說明問題。戴高乐主义体现了一种思想体系、一个宪法、一个人。这三位是一体的，不能分隔；然而后者却起着主要作用，因为没有戴高乐，戴高乐主义就无从說起。

从目前的活动来看，这个制度的性质已經不是議會民主制了，尽管它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这个制度的实质在于保証实现戴高乐的权力。这是一种个人專权的制度。

这个制度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有三个支柱：即1958年9月28日的带有全民表决性质的公民投票和1958年10月4日生效的宪法条文以及一个无条件服从戴高乐將軍的政党，即操纵議會多数

① 指政治地位不高但有实权的壟斷資本代理人。——譯者

② 《世界報》，1959年7月22日。

的保卫新共和联盟。

1958年9月28日，政府号召全体法国人民对宪法草案表示态度。当局称此为公民投票。事实上，投票者并没有对提出来的宪法条文表示态度，而只是对戴高乐在当时特殊政治形势下负责国家事务的领导表示赞同与否。这是一场用公民投票来作掩护的全民表决。同年10月在大选的名义下又举行了一次类似的全民表决，当时选民们投了保卫新共和联盟的票，但是，这次投票也并不是为了表示是否拥护这个政党的纲领。道理很简单，这个政党根本没有提出过任何纲领，选民投这个政党的票，仍然是为了表示赞同戴高乐。

在这以后，范围缩小了的选举团按照新宪法的条文把戴高乐推上了总统的宝座，这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因为十分明显，戴高乐赖以攫取总统大权的不是这场总统选举，而是9月28日的公民投票。正是这场全民表决性质的公民投票，才使戴高乐能够在议会之外的新宪法范围内扮演一个享有特权的角色。

另一方面，正像人们所指出的，1958年的宪法是为戴高乐而制定的，并且还是由他自己来制定的。这个宪法大大地扩大了共和国总统的权力，并且赋予行政权较之立法权要高得多的地位，从而使戴高乐在统治法国时，实际上不受任何监督。“戴高乐共和国的决定要素只是而且也只能是共和国总统。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同时也就是法兰西共同体的总统来看，这一点就令人确信不疑。”^①一点也不错，如果说在共和国和“法非共同体”中国家元首的权力在法律上有所区别的话，那末“实际上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共同体受着极端的总统制的统治^②，

① 雷蒙·阿隆：《永不变和不断变迁的》，第199页。

② 事实上，共同体的部长们并不对共同体的参议院负责，而是“总统的传声筒和执行代理人”。

在这里，国家元首几乎独揽决定一切的大权，他既是立法机构又是政府。这些巨大的特权显然大大加强了他在共和国的地位……我們不应当忘記这样一个事实：共同体的总统首先是在外交事务和经济事务方面可以发出不經部长签署而作出的决定，采取对政府和議會都具有强制性的重大措施。”^① 1958年12月19日所頒布的各项指令，则更进一步加强了共同体各个机构的专制性。

但是，仅仅就法兰西共和国以內的范围來說，宪法所賦予戴高乐的职权就已經和君主的权力不相上下了，并且已經有人把第五共和国和路易·菲利浦的君主制度同等齐观起来。^② 事实上，“我們可以”把共和国总统“比作一世紀以前君主立宪制下的国王，或者比作波拿巴共和国总统亲王^③。他的任期是七年，除了对历史負責外，他不对任何人負責，除非犯了叛国罪，最高法院才有权对他加以审問。他享有任命总理之权，享有单独一人就可以决定解散国民議會，并把議會通过的法案提交全民表决之权，以及享有頒布特赦的大权，他还有权进行談判和批准一切条約，同时，他还似乎有全权締結軍事协定，而且无須經由議會批准。在非常时期^④，他拥有一切权力并且由他本人决定暫居类似羅馬时代的狄克推多^⑤的地位。”^⑥

① 莫里斯·杜章惹：《第五共和国的政治設施》。《法蘭西政法學報》，1959年3月号，第110頁。

② “归根到底，第五共和国具有奥尔良主义的一切特点。在某些方面，这正是加强了奥尔良主义，因为国家元首还拥有当年路易·菲利浦所沒有的两种特权：提付全民表决和在共同体方面拥有的权力”。莫里斯·杜章惹著。同上書，第109頁。

③ 即路易·拿破崙。——譯者

④ 这里指的是宪法第十六条。

⑤ 雷蒙·阿隆：《永不变和不断变迁的》，第193頁。

1958年的宪法究竟提供了些什么条件使这种个人专权得以实现呢？这就是削弱議會的作用，使行政权完全脱离立法权的约束，并赋予行政权以超越地位。

共和国总统是由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的，因此他的选举再也不由議會决定。他有权任免总理，有权解散反对政府政策的議會。与此相反，議会的权力則被系統地削減了；由政府决定議事日程，政府拥有优先討論它向議會提交法案的权利，国民議会的會議時間被縮短了，国民議會必須在七十天的期限內投票表決預算，如果超过这个期限，內閣會議就可以发布指令，頒布財政法規。只有在絕對多数而不是簡單多数时才能够拒絕對政府的信任。“从今以后，政府方面为了使它交付議会的提案不致遭到否決，只要在該項提案問題上提出信任投票就万无一失了，因为国民議會只有在全体議員中联合了絕對多数的反对票才能把政府的提案否決掉；政府只要在議會中得到少数議員的支持，就不仅可以在法律上站住了脚，而且还可以借助于投信任票問題而占有一切治理政事的实际手段。”^⑥

此外，宪法还以規定行政和立法各有其独具的职权范围为借口，縮小了立法权的活動范围。“1958年以前，国民議会在各方面都有权制定法律。当年国民議会在制定一項法規时，它对政府行动先就作出了若干限制，因为按照宪法的原則，政府和行政机构的一切决定都不得超出法律規定的限制范围。既然政府的命令必須服从法律，因而也就必須服从議會。現在第五共和国宪法把这项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都予以遵守的規定撞加廢

⑥ 狄克推多，古羅馬（共和国时期）在非常情況下（战时或为了鎮压人民起义），根据元老院的決議，被任命为执政官的人，在任期内掌握全权。

——譯者

⑦ 莫里斯·杜韋惹：《第五共和国的政治設施》。《法蘭西政法學報》，1959年3月号，第118頁。

除，說得更确切些，就是第五共和国宪法大大削弱了这种规定的意义。从此以后，只有在宪法列举的某些方面的范围内才能发挥作用，超过这个范围，议会无权过问，而政府却可以通过采取各项立法措施享有行动上的充分自由。总之，今后国民议会的职权已被局限于十分狭窄的范围之内。与此相反，政府则可以到处为所欲为。”①

最后，宪法规定国会议员不得兼任部长职务从而在人们的心目中贬低了国民议会的作用。

把国民议会的作用降低到哑口演员的这种企图还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这是这个制度的逻辑的必然)，那就是1959年6月宪法委员会借口违反宪法拒绝同意：当政府成员在议会讲坛上发表声明之后，国会议员有就政府成员的声明进行表决的权利(这种表决纯粹是表态性的，对政府不起什么影响)以及国会议员可以就简单“决议”进行讨论和表决的权利，这种所谓简单“决议”就是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希望政府在就某一特殊事项作出决定时加以考虑的一种文件。

此外，戴高乐还郑重地警告过国民议会不得企图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他在1958年10月24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说道：“议会停止活动几个月之后，将重新恢复，但已不再是全权的了。如果不幸，未来的国民议会不愿适应分配给它扮演的角色，毫无疑问，共和国将再度陷入危机，而且任何人都难以想像它将产生什么结果，除非是在一段长时期内把议会制度根本铲除。”②

威胁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清楚地说明了戴高乐制度的本性

① 莫里斯·杜韋惹：《第五共和国政治设施》。《法蘭西政法学报》，1959年3月号，第119頁。

② 《世界报》，1958年10月25日。

和实质。戴高乐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由于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对人民的畏缩。对民主的严重的蹂躏也表现在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方式、选举议员的选举法和加强参议院的作用上。^①

戴高乐宪法系统地加强了行政权力，削弱了立法权力，并且使后者从属于前者。诚然，宪法规定了政府必须向议会负责，而且在理论上也赋予国民议会以多数通过弹劾案或者是在一般性的政治辩论中拒绝对内阁总理的信任来推翻政府的权力。但是事实上，这些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一方面，政府可以用解散议会的威胁手段使执拗的议员就范，另一方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1958年的选举是在反民主的选举法下进行的，这次选举排挤了劳动人民的代表，使唯戴高乐之命是听的保卫新共

① 莫里斯·杜章惹公正地指出，戴高乐制度的五个重要机构：共和国总统、政府、国民议会、参议院和宪法委员会，其中国民议会是唯一由全民直接普选产生的。总统由选举团产生，选举团包括：参议员、议员、省议员、市议员以及三万居民以上市镇的市议员所选出的代表，即“保守的”乡村市镇所构成的多数。在两千人口以下的市镇有一千六百万法国人可以选出三万九千名选举总统的代表，在两千人口以上的市镇有两千七百万法国人却只能选出三万三千五百名代表。

参议员选举团的组成更不平等。一千五百人以下的市镇占有参议员选举团的百分之五十三，并在共和国总统选举团中占有百分之五十一。同1946年的宪法相比，戴高乐宪法却加强了参议院的作用。参议院“起着凡尔赛人在1875年赋予它的这一作用：牵制国民议会所体现的普选意志”。

就这样，通过对宪法的修改，参议院具有与国民议会同等的权力。“生活在一千五百人以下的市镇的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实际上能够左右对宪法的任何修改”（莫里斯·杜章惹：《第五共和国的政治设施》。《法蘭西政法学报》，第130页）。

这种在各项选举中对城市工人阶级代表权的剥夺也表现在唯一属于普选的议员选举中。为1958年10月国民议会的选举而制定的选举法，使在第一轮选举中仅得到三百六十万三千九百五十八张票的保卫新共和联盟获得了二百十个席位，而得到三百八十八万二千二百零四张票的共产党却仅获得了十个席位。

和联盟的代表选入議會，构成了議會的多數。1959年7月保卫新共和联盟总書記夏朗东这样宣稱道：“我們为將軍服务，虽然他并不直接指揮我們。我們是將軍的工具，但是將軍并不是我們的工具。”^①在另一項声明里，他又宣稱：“戴高乐將軍是我們的幕后領袖。我們所处的地位有些像地下工作人員的地位，地下工作人員必須无条件地服从他們的軍事領袖，然而如果事情进行得不妙，軍事領袖就可以矢口否认他和我們有关系。”

但是，一个制度究竟如何实践要比紙上的条文更能說明問題。宪法条文怎么規定是一回事，如何运用这些条文則又是另一回事，在評價一个制度时，后者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初第三共和国怎样运用1875年的君主宪法，我們早已見識过了。如今在戴高乐担任总統的情况下，这种运用更进一步地加强了共和国总統的作用，削弱了国民議會的作用。

戴高乐政权是由全民表决产生的，因此新制度一出现时，戴高乐就立即有恃无恐地运用各項政治措施，来为他自己提供一切可能性，以便对国家进行个人統治。一个法学家这样写道：“国民議會第一屆會議剛一開幕，共和国总統就向議會提出了一項咨文。这种姿态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他打破了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的慣例……咨文上的語調更甚于此：国家元首向議會‘表示了他的信任’并且作了一系列的指示。总理这个人物也仅仅是个摆设而已；大家都知道米歇尔·德勃雷之所以蒙受戴高乐的青睞，其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的忠誠。事实上，德勃雷內閣是一个‘总統制內閣’。这一点，爱丽舍宫发表公报宣布德勃雷組閣时在措辞上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戴高乐將軍已經責成米歇尔·德勃雷先生并向他提出有关組閣的建議……米歇

① 《对蘭斯市保卫新共和联盟干部的講話》。《世界报》，1959年7月21日。

尔·德勃雷先生已經将他在一般政策方面的观点以及內閣組成后全体閣員的名单提請戴高乐將軍批准’。这个文件的每一句話、每一个字都可以叫人看出它出自国家元首的手笔。在这里，对宪法的解釋显然是由一切服从總統意志为出发点的。总理采取些什么政策必須經由共和国總統批准，總統对每一个部长人选都具有最后决定权……。

“在同一个意义上，戴高乐决定让各个国务秘书参加內閣會議；这种决定表明了戴高乐企图使由他担任主席的这个机构成为政府的活动中心，因为这样一来內閣的作用大为降低，它仅仅为會議作准备工作而已。在內閣會議上，總統的意旨高于一切；1958年6月到12月，政府的一切活动实践^①並沒有过任何改变。法国目前正受着戴高乐將軍的个人統治。”^②

以上這段話，是一个拥护必須具有民主精神的總統制的法学家在1959年初說的”值得重視的是它指出了目前这个制度一开始就是以个人专权制度出現的。这是关于戴高乐制度的唯一恰当的定义。有时有人把这种制度称之为“事实上的總統制”，这是借助于術語，更确切地說，借助于法律虛构来掩飾这个制度的政治实质。实际上也是招认了个人专权的事实，因为1958年的宪法条文並沒有从法律上确立真正的總統制。而戴高乐制度的活动却越来越証实了这个个人专权的事实。

共和国總統的地位在削弱內閣总理的权力下，更显得重要。內閣总理只能处理一些次要的問題，而像对外政策，共同体和阿尔及利亚等重大問題都由国家元首决定。在正常情况下属于內閣的权力已轉移到戴高乐担任主席的几个“專門會議”：已經設

① 即戴高乐上台后到戴高乐被选为总统前的一个阶段。——譯者

② 莫里斯·杜章惹：《第五共和国的政治設施》。《法蘭西政法報》，第112—113頁。

立的这种机构有1960年2月底成立的“阿尔及利亚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仅由三个部长组成；另外还有1960年3月成立的“农业事务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后者以戴高乐为主席，成员有总理、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和外交部秘书长。尽管议会的权力已大大地被限制，但仍不断地被剥夺。1960年2月戴高乐授权可以在十四个月内不受议会任何形式的监督而颁发有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任何命令，甚至于制定法案。然而这些权力并不像过去法案所规定的那样，转交给政府首脑，即德勃雷，而是转交给国家元首，即戴高乐本人。当国家元首拒绝了多数议员在合法程序下提出召集议会紧急会议的要求时，那些曾于1960年2月4日^①同意授予戴高乐特权的政党领袖和议员们还有什么理由表示惊奇呢？必须知道，戴高乐的拒绝是这个制度的逻辑演变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制度里，独揽大权的国家元首高高处于国民议会和社会舆论之上。这一点已经由1960年4月17日的法令进一步加以肯定。这个法令剥夺了议会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而政府则有权在十二天内宣布“紧急状态”，并在“紧急状态”宣布后，可以任命一切它认为合适的人员，将有碍于它行动的任何人驱逐出境，下令封闭集会场所，控制一切性质的报刊和出版物，并将平时由民事法庭审理的轻罪案件罪犯提付军事法庭审判。

这就是目前统治法国人民的制度在政治上的主要标志。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哪些势力是这个制度的经济和社会支柱呢？

① 指国民议会特别会议根据德勃雷内阁的要求而授予政府“特别权力”的法案。这个法案使政府在“维持秩序、保卫国家和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绥靖和施政”的借口下有权根据戴高乐宪法第三十八条用颁布命令的方式越过议会采取“必要措施”。——译者

第二章 大銀行的政府

任何一个反民主的制度总是害怕被人揭穿它的真面目。戴高乐本人以及所有资产阶级的报刊将戴高乐描绘成“超政党”的人物，或者用戴高乐分子所惯用的术语来说，戴高乐是“超集团的”，这就是说，戴高乐超乎构成整个民族的各社会阶级之上。根据这种胡言乱语，似乎只有民族的利益才是戴高乐一切活动的唯一指南。1959年1月8日，共和国的新总统把新制度说成是赋予法国的“意外的机会”，它使法国“从疑惑、分裂、屈辱中解脱出来……，使共同利益处于一切特殊利益和各种偏见之上”。社会党对传播这种无稽之谈起了很大的作用。1958年12月22日，当戴高乐被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后，《人民报》这样写道：“重大的结果表明，虽然在立法选举活动中出现了各种各样舞弊行为，但是，对于法国政治舆论界来说，戴高乐将军的名字高居于各个政党之上。他今后所要完成的任务也正是这样。”

一年之后，摩勒更露骨地说：“我坚信，戴高乐将军一定会继续发挥这个伟大的独立自主，从而使他变得强大而有力，而且我还坚信，他不会为了替特殊集团利益服务而去损害整体的利益。”^①

关于戴高乐是超阶级人物的这种胡言乱语构成了个人专权制度的主要思想支柱。

对这个問題应如何去理解呢？

^① 見1959年11月5日《人民报》社論。